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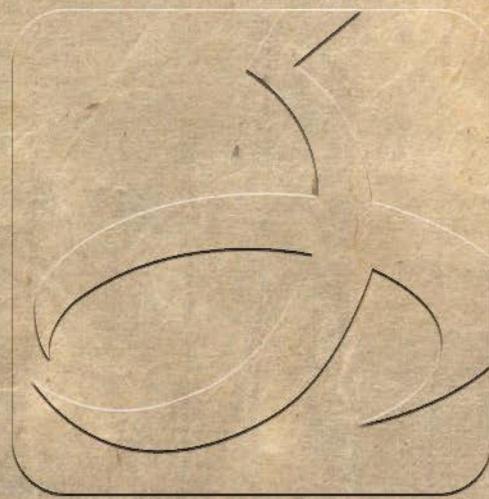


默書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White
Black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
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
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
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哀颯
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
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
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
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
謂平原曠楚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
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循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



容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獍犵狁之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
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
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
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
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
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懷柔之
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
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
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循里之險易必詳之
所以謹偵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
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

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
與之離合防其扼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
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
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
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
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
以爲前事之不愆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爲治
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
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博奧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
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紆
其藻麗是故椎巖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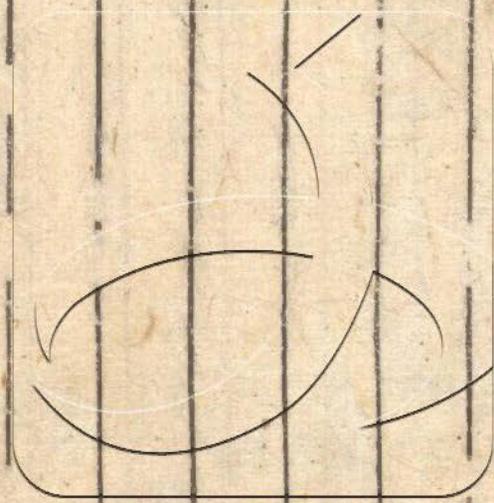
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廡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砒礪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為曹鄴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合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場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有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

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為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為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為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稊將以教思為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邁之意奮邁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為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稽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術以教

青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
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
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
蒙之甚者也菴愚謂塞而弗率厥迺者有之桀鯀而不可馴者
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
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
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
歐先生之治黔率義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
歐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也耶若夫
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
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
於此殆文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
嘉炎又題



黔書

上卷目錄

初建

設科

建學項附

苗蠻種類部落

黔風

方言

平亂

鹽價

救火

詳河江

改隸

定黔

苗俗

土官

治苗

積穀

護火

山水

紫池

全書目錄

黔書

補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臨約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阮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下卷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榮郭青巖記附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北漢碑南

蒼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

月溪

南龔雲康保裔

黑神廟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革器

朱砂

賦附

硃硯

雄黃

壽醬

印竹

石花

脆蛇

蜜筒柑

藥弩

藜草

羊桃藤

刺梨

紅梅丹桂

魚

鹿

紙

砂牀

牡丹

盡毒

盧笙

凱里鉛

雞縱

蓮

五九菊

武侯錦

石

虎

斷腸草斷腸烏

紫薇

瘴癘

早

竹米

螞蟻

黔士制藥附記

士飯

芝妖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徇建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
 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
 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
 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
 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
 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
 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
 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

爲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
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
史丁瑄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爲兵部尙書總督川湖
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
二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爲
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
西地設開州一州數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
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
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

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西南
之輿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蔽日尋雲

幸賜曩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
叢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響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鬪故雖以
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
躡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斷空卽或壁幣來玉璽
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闡哀
然稱藩焉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
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宏賈捐之
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名公爲
政日關國百車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
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
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聖天子懷柔之道如是耳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季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上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夸水而下至於鹽場鹽場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曰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纒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纒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巨城巨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高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簡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

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
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
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
入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
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
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
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
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
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卽省鎮遠
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
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
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
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裹息烽四
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
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
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
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
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蓋未可
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晉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如水田之
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甞也稽戶口考租庸不
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膏災之餘民不

餘十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衛爲縣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清 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

附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入中卷我 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建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 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眎者加盛矣夫輪困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膜腴脯腊尚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

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

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隄瓯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

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
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
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
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
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寒
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臣借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
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
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攷取十五名餘則概照
小學攷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
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豐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寢廣另
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

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序
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澁以故連名訴陳迄無
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惠諸生之所景附何可
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卽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
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旣裁或議
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瀆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
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
應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蠡爾有苗
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
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
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

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鼓柅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
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
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
制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為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
疏輒邀 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為軍師已
而疑之乃改為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
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
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次可望

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
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
寧叅議武右文率眾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
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眾反
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
王祥與皮熊即羅聯芳構豐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
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已丑正月偽總
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
為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
等等洞破之旋散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

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
 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為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
 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
 走歿收其部數萬眾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
 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
 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
 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為馮雙
 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
 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
 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崔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上

有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
 孫恩歿而盧循尚存祿山亾而思明復熾宛鋒虐罔所向無前
 民靡孑遺尚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
 憐僅餘殘喘盡不過挾之以自為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
 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逸於柙外彘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
 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
 軍遂平蕭銑由於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爨
 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鄢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為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

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
盧鹿莫悍於狝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
衆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
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狝家五代
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
青狝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狝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
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
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
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
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
土著之裔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
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募役之白獠平伐平遠
之狝狝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
阡黎平之狝獍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棘人皆可以鞭箠使
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
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
番上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章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
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
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卒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
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
庚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
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

屬平越縣則有楊義雍安則有州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
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
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那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
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
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
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辦事
蠻戶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車韓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
土縣丞婺川之土百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
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
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
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梁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若此者世其土卽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苗蠻之
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焯曰歷叙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戶傳百濮考遜其詳
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會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記
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豈孰
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卽問
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刷齒縛屨本是斲雕
之習布囊籠髮而爲角額在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
長名
頂冠竹笠食無兼味盤盃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

行軍則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蚪蚪遺

支稱先則古蚪蚪書類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作憂時比尾質

交關刻木堪為約信重嚴密善自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不畏

車騎滿塹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鍼工佬喪祭

競屠牛祇思飲鱸仲家居喪屠牛饗客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

嘗白餼蕙結螺塹植之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髻圍爐臥

寒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

來亦自觥籌交錯無坐具插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

名亦降殃而白降祥卜憑雞骨看雞卦持斧林間翻拾椽驅牛坂

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鑿金賽社諸葛銅鼓冷吹媧皇之管

連袂踏歌編竹為籥短裙纒至難施六幅蒲相窄裏僅齊腰

朱常多憐已臨水自照銀環雙媿安酷似簾鉤大而長鬢髮一蒙茸全

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為髮而戴之雖采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蕩

開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

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資鉛筭以搜求聊為襍俎之詞

用發掀髯之祭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窳而

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縹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

馬鬣尾襍人髮為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

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裏以錦故曰花苗其人

十一

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無文字刻木爲信魑結侏離陟岡巒躡荆棘捷如猿猴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如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爲爐爇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菜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堊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爲月場及期男女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爲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爲節竝肩舞蹈廻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爲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爲歲首屠牛醱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各戚屬遠近奔赴攜酒食以贈之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土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垂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裹帷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統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

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慳而厲轉徙不恒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蘭苗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

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縮髻祭鬼殺犬或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擲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餮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爲

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橫插及髻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褰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楚外處之次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為務牲畜不宰多措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流司

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病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

刺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泚水沃髮復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卜祀族遠者為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為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

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
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
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
部部長白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批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
拜錫鑲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勾魁
黑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
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氈戴笠見其主
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鬪習攻擊尙氣力諺云水西羅
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
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七躍
入口食已必漉膝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痛以蘆管啐飲之

男子雞髭婦人束髮纏以青帶悉報効通視不惡也疾不
醫惟用巫號曰火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
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次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
緞亶衣披次者尸焚於墊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隣長首
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給尙盟
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
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需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真
頂作髻菜畊織穫稻穡儲之剝木作臼曰椎塘每臨炊
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

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幕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為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蟻蝻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屍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符或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煎茶為業

打牙狔狔

狔狔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歟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厄酒即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裝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為花狔狔紅布者為紅狔狔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

棺而不葬置置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棺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為打牙狔狔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為棺葬之路傍

剪頭狔狔

剪頭狔狔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歟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狔狔身面經年不曠與夫豕同牛得獸即咋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肝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既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

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

狽家

狽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躡履好樓居有姓字衣尚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套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裙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綠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履亦於孟春跳月用綠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犇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費多至牛三五頭喪則屠牛名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黔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家以十一

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作醢至酸臭爲佳以多者爲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蠱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卽反噬其主又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歿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爲盜數或聚衆出劫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狽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

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犇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鏡龍家

馬鏡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尚白妻服則衣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鏡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蔡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

微遂流為巨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

目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

戚率擊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造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蔡家

蔡家即宋人亦為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氍而衣婦人以氍為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綰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為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羣聚跳舞命曰作憂

主人

主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文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魃逐邨屯以為儼男子粧飾如社夥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

推流裔

洋嶺

狎犢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
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
立而不塗門戶不扇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
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笥以漁獵為業把忌以三月朔父母死
則焚其衣服培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戌為場十月朔日為
節祭鬼為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保

保播州之奇性其婚如祭與同俱入夜亦有
思哀悼之禮龍泉地

蠻人

蠻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能生體結木沐浴與漢
探探回

人

嗚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佩狹鏢弩自隨飲食必
冬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阡司即漢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
為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園自置幾少為盜
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峻巖
薄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凶命為亂歲歲愈甚故恭平之

盜洪州爲最

丁焯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開網羅如指掌
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諸誌性之書遜茲詭異豈惟誌
苑先資實爲藏方纂要字當于稍讀宜百迴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命之首頒迎春於郊發條風之甫至漢家祀事
夙侑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首賜來綵勝東家夢華錄吐擊土
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蝶隨花
戲盤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
摘柳樂正月之良宵麩蠶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暮
吹笛少年漁陽聲中福衡乃試鼓在東雲香看燈火垂虹道

士之橋夜飲奪昆侖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邇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伍陣馬風橋玉貌
繡衣千百番童夔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
鸚鵡之舞馳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蕪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
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筩之間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
籌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把杖頭片片
雪飄沾屐扶竹筇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含藟醬以立階喜見
鄉翼之舊關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
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選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
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土華疾速毛頰黃勾芒鴉髻鞭篋長于夫身舉展霧吐春帖
紅脈蠻花張岑牟慘擗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權輿一隊
老農態荷鋤毆犢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字蒙頭紳笠腰
裳山謠穡歌語莫辨時雖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比
櫓陣馬神飛揚鞭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繡褶或彈
篋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球貝
斯羗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
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聲
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玳瑁走雲旂動游電旋
來何方掉竿孺索又一隊狎獍狔狔狔狔狔狔狔狔狔狔
皇姑鈴跳月心願狂金鑲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

天有西涼詩語鍾道手拍銅綽板抑掄調笑隨白狼傀備登

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
南疆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
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牂河鄉春鏡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柑價賤一棹
滿醬竝傳來濟火祠前試綺羅香驛下舞婆娑夜郎塞
路人如蠶大半番童樊女多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
不停搗蹋歌角抵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白納烏蒙葛
有名水西柳畔是竜阮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鎗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硃書銀榜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粒一
老獼猴挂釣竿雪後梅籛小雨涼連宵摒擋鬪新粧街泥

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
米家燈樣巧功夫記得熙
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枝紅淚作珊瑚
江郭風流
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願將鐵火年年事話與烏蠻木老
知

土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
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况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
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國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
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况院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是
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違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
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

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事有壞兵拒戰之迹也而
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
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
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
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正其讐殺與夫違拘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
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
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
勉之阮至貴審訪果如拱言乃關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
置入犯一兼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
子一削奪宜慰職銜與伊男權營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事

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
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
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國
開科官奉命來勸喜曰吾係聽勸人軍門必不敢殺我乃可
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盡
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幸
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一門烏謎復挾安位以叛攻
大方城總督朱燦元走書撫之遂反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
者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
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

政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服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
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為主
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白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
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為後事師
哉

方言

板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身
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呵應食烟也
賽米也反火也沱亦火也瓮水也大送春米也介雞也拜豕也
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趕
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

雅道不得也雨曰射宴

父爲包母爲茂祖爲大食食爲固脈飲酒爲固悖食肉爲固窩
燻茶爲固高雞爲麥鴨爲阿馬爲虐大爲磨一爲序二爲瘦三
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梭十爲完
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坡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襄謂之良捱再節謂之良林
父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壤行謂
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不謂之屢慕傭工謂之果瓮貿易
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良官謂之
頁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募施伴

備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越

丁燁曰侏僂之音譯以爾雅知接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耳

治苗

可溪者清平衛苗桀驚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督力
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
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
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
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訂官苗
以收鵠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
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
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壘壘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

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
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
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
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參公
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疑
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
爲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歿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
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
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
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弟當盡力
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

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
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
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
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
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
比公家牛若何溪曰豈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
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僕
旁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云夢大網獲
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
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
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

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
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捧
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
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
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安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爲之補
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
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
大抵然也自非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
之力亦曷能不力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
取賊回得要領而其虛已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

後之欲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牙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歟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
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
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旣授命則移鎮於重慶
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
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
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
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
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
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

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者世續等隸叅議史旌寶監之而中
軍率標下遊兵築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章元鎮統土知府瀧澗
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
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
憲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
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珪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
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
內爲七牌五司遣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
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竝進以抵婁山
關爲期論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
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築有威名薦緹於朝委以

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竜詈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
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合縱大勳願誓歃報又以水西爲
應竜婚媼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僇其修好之
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肯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
駐兵旣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
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竜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歡
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
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
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賊旣惰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
營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樞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繕
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

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稹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惟懦之魯欽馬燭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听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蹙尾進退維谷事虛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地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塗心不爲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餽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參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玉二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溯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克國談兵動中窺會

積穀

於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虞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

人稊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
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
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
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
稀而人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為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
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糶法以崇周給之仁耿壽昌糶穀於近
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糶
糶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
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
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得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

狎獵狃狃椎髻鴟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閭閻間者朝而之
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
也非有統石之儲而棄族之謀也脫一旦兩暘愆畔作廢金灰
粟生衛殫相望即為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
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第是也明天
啟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浹城申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
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 聖天子柔遠德意
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
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勉勉其所有事
其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

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堪目前者可及乎
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屬賓于關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
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鹽慶之井久
遠塗堦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
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
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蔡莫腸哉當其匱也代之
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饑
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稊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
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維刀也

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不能易一斗安得
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毋亦年
蠶之種亦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羹不可
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聚居奇之蠶則幾矣

丁燁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笑黔鹽者緩征嚴蠶而
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
獨斬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
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祇洵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禳之俗編竹覆茹以爲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區井無異位其民
貧冬月率蓆帽葺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

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
畜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攷黔誌所謂源
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
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
庚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借父老子
翁攜所具香盃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
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
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
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
竈請用瓊瑛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衢遠人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衢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水也
水火毋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
產尙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衢人
術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
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
陽修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
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
其俗而利導之宜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意
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文
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定土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

可也况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及此
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僑是法則安石新法
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邇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
覆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龜告廟鄭之
夫爲社祈於四鄰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
主人爲率分衙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藩不用
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滯帷幕鬱攸從之蒙茸公屋是
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蒙衛還公官鄭之司馬司寇列居
水衙行火所歟是也曰倉庫囚獄鄭之府庫慎守官人請給

之府人專人各倣其事是也曰稽奸驅讎鄭之使司寇出新
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
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
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
兵登陴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
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
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
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
櫓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
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燹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究發難每以

採火為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調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
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陴授兵之說若其水火
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章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運又井幹之觀耳水
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巒列犖确而為蹄韉之妨皆無足倚然
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
寶夾岷連壤負嶮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滙其南杜岩洲邊扁
酌泉上偶一登臨為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
關嶺尾灑水莫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
淨山之至高者也楊邑龜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登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
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
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
潛故井泉勃率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
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
一止一壑惟石轉滯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
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鉅鈿之潭遊乏客兒誰關石門
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
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燁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議
騷展當無何畧矣以迹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

不幸焉是篇蒼拙佳勝為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為牂牁牂牁者繫船棧也華陽國志稱犍
頭襄王遣將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舡船於岬步戰滅夜郎後
人以且蘭有舡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為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為在定番城南源
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
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
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
水僅僅一縷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

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
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即今日之烏江自遵
通涓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
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既在思南
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舡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
蓋印江與涓甕接壤而涓甕則且蘭舊地舡船於岬或即此也
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舡船而步戰而牂
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徇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
則史記之言出邈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
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衡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即烏江地在夜郎今為桐梓昔唐蒙上書云

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
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
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
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
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與
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
鬱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橫州
鬱江卽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卽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

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
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
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
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
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
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志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
遯水牂牁總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
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竝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寇爲漢侍中

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
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
偏禪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
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與也實
從會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爲率
後遂訛率爲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
其說以警蠻髦事既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燧曰壯繆次子興爲侍中既爲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
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令非有駿代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
卽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爲率訛率爲
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爲十姨非尤其鄙陋

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
二說者焯皆未之信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岬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
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援飲霧巒山昏寡見星曰少禽多
鬼恠昔人鑿石疏衢懸緝以渡九驛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
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既建旋
圮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甍之神徙鼉鼉之窟率妻子
刑牲醞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用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
悲其皆張如包胥之人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
枯槁般倕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

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竄竄諸者衆矣而矢歿靡移蕩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衛然亦可謂豪傑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塋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萬鏡之羞矣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卽不爲此橋而自顧其人能長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立名百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寒蟬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八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徼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岍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躡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墜溺勇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仿瀾滄之制冶鐵爲繩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繩以板類於

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組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
 組輒因之升降身亦為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
 岬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
 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崖木次鎮以巨石柱以強幹
 層疊而加參差以出鑄其木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
 尺有四則又透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鑿貫
 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檣之以版屋塗之以丹雘
 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為
 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况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渡花河
 歷普安黃草壩入彝音峽音亦資音孔音水淺而路平赴真誌
 復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阻也明初傳湯諸人伐山
 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為鳥
 蠻即岱地不欲其奇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為驛使往來之衢以
 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站站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
 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

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
 誰敢臨搖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
 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未土
 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
 苟圖功勳英雄謀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

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釀酒自醖樂傳箭遺弓向驚喜
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邊
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
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草
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壘家
夫牽牛畔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繩鐵懸渡耳近奉給水衡錢構造
創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衢矣夫土簋之後繼以豆蓬皮
奔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瞭匠
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能攤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
江昔人置驛實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

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人通九驛同意孰謂一
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
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瞻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
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
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
以謝客率徒千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
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
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
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稍熟轉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獲小

續在旁狂狂遠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係離盱眙相對語擔夫勞
 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謔可聽也 上山牢角西復東下
 山花開一箭紅半滑半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干楠纏
 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山秋下來千尺商訛坡半 衛固麥坡呵
 交飲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不停梭牙雞姓
 後嶺望前嶺雅務難行小坡愁六坡 層下蘆鳴月下跳橋
 一隊女妖嬈阿蒙母阿亭父門前立果袋行人來路不遙曲意
 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焯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
 矣黔之坡不可悉數 大小相見以駭駭聯接得各地為苗

蠻出沒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楚結耳
 畏途今坦途矣焯以已已夏過此擬有中詠以次紀行而儻
 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仇酋率之致恍在目前
 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求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龍
 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為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龍
 洞帝居庵時洞中流水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
 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其不疑
 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疑

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且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
乘仁宗既死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
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
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談京師而又火憇此
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亾程濟尙在何至煩飲食於鱗強神鬼耶
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
瑛聞之藩司因繫僧竝及帝舊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
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
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
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商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不可
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
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入荆
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
澹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
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
之正矣如必執行遜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
作君行地衛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
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遨遊爲岑瑛者
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
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
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已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

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重
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於興國且欲加建文以秦伯之
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
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丁輝曰建文行遜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
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
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
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
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西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
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
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鏢哉惟歸稱

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抵牾
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
以秦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
安得起從亾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扁釣泉

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
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
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
志謂之爲扁釣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
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
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

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
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釣突泉清
流噴吐湍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王屋有本者
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因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
阿烟涼艸寒旣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翫遊人之
履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
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畧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迴逕轉隱軫駢闐在彼中阿有
汜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凌凌泐泐澹澹涓涓虎鬚方聚
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幾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
沉罔起罔息真英詞樂職爲廣旋重黎解政常義罷占幾景

徒測葭灰徒然蠟蠟一周靜之磨儀渾顛頊之天磨朴脩墜而
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察倏滿
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
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汜行及其退也坎
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
其委孰鍵其關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
圯呂晝呂夜呂施呂閉見兮塵游隱矣鳳舉神龍之將屈肯
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以寸陰是惜尺度必
軌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
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黃
老驗烝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齋

淫尾間坻漏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翕虛闕清
按之澄泓汲之困淳節宣輔和樞紐調真繇此而推猶未可
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菴候之而
蜚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滢亳州之麓烏龜二
池武陽一掬巫山之峰竝此爲六要讀鴻書亦云扁灼語其
情狀比於灼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託無恠乎間至
錦鞍時停華轂坐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燁曰安亭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斟窟終朝十竭要不
若扁灼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
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

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扁
灼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屬怒濤湧波襄雷犇雲洩纓
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以至於層巖之
巔與石相參疊爲三而後下爲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
漢倒頃雖鄧艾縋崖天孫織錦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
濺珠跳沫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援流聲於
白雲之上行李所逕驟停馬立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
靈犀泳游出沒踏碧臨晶固太真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挾者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倏有

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不知何人鑄二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閱清楚俛仰流連茹屋數間依然荒落安得十白坐臥與林徒栖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直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雷之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道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阮

黔志所載養竜阮也在養竜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

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竜阮在兩山中泓停瀟深開闔靈氣而蛟竜實藏其下當春日始輪物情酣鬯土人立柳阮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竜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竜跡者則與竜遇謹其芻葷而節宣之暨產必獲竜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闕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

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與牧副使臣
高敬囊沙四百餘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
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
如攝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峰復命御用
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
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童之說雖相傳於土
人要當為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
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環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
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
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遠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
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
遣贖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
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
炎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翁聚通精靈
龍鬣盈鳧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
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
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清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衣
霞五彩滿遙京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
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為之歌

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鬃
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竜蓋亦類是矣
然而睠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驂騑寂寂過其地者望宮
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
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眼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岍生堊煙
栗雷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浴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牝驪
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
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
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壓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
開十二人墮闥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柏驪賜名飛

越峰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帥將軍絕
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
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詩
更有青籐篇

丁煒曰阮號養竜則竜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豈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巨故狡黠卽得善馬匿不以
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寓慨歎便覺全體
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碑於茲篇
亦云 柳阮行篇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
此神致

象冢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奢益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竜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省戒嚴調陶土司兵會剿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擲天墜地蹶踏如糜賊咸披靡有神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尚勃勃其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鐵餘三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為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為之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麗鼻長齒巨肉兼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堃育在坊肆動若雲徙靜如山峙七寶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投彼金函舉足探刺教以拜舞瞳目不隕何讓英賢無強異類

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攘臂羣寇奔魄三軍吐氣我高北豐豐古碣血化為磷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雲黃麟駟屬晶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三升猶有鬪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書某不如象以媿元帥者斯塚存遠悞將帥可以媿矣異事傳以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為曹蜎李志作諛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為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止為鼇磯石梁亘之苔

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
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
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
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池澄青呀柳乍垂芹芽正鴛鴦漁舸之泛
泛洗盃罍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羅可倒安司習池
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
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篇實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
之間手胼足胝雖風癖泉石者莫不困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

鞋躡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中開

天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婦
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漉漉然餘溜風
吹雁次相綴過橋立級升之印跡空際插天桀豎競勢爭高若
攢圖之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孽絮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
飛雲也既陟則門旁惟石指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蛇獅象
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巒甲皆動面前三峰拱立高與
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
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既去則瀑水寒至瀟漫山椒而
澌之再垢復澌庚何米俛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
本梗柯叅連橘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

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
云殢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用詩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艸登臨日下春莫信人問唯五

須知天末有三峰秦灰漢壘摩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

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

閭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紅酣白粦寺門花客兒遊屐何

曾到支遁禪栖便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

將行又徧閱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

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意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

其右舊題若薜積拂拭勞襟袖剗削真宰泣掉頭豈不受

得鬼斧利一爲洗癡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

必不免水淫之變滴矣

下埤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若飛雲天

巧極而人工訓矣 嘗縱眺巖端遍捫碑碣竊嘆作者雖多

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未一二屈也鴻篇不作

牙硬語而澹遠蕭疎白爲茲巖添毫釐上

雙井

晉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

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常閱異物志云廬

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

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

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晉安之井其

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以
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繩之左右身爲
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亦
子瞻所以歎鄙微元之簡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習安有胭脂
寒箱酥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
陽官畔同名而其實也

丁緯曰井以欄分味以製別此豈以涪漢之水殊其利鈍者
耶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真不可以常
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出郭里許平曠交風淨碧綠浪環溪繞阻濤見赤巖沿

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豁豁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蒙何年
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
漉漉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
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憂人蹠趾坐
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虵下垂
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裒或踞石跏趺或蟠
厓仰覷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
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奔雷奪其氣魄望之欲止左方
一徑甚微側仄窅歛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蝨附螺旋而後達丹
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美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
巍然一塏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陞不

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畫山川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旣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蘿尋葛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逶廊西入大士洞穿竹塢而北坐危閣凭闕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

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勦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

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惟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初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亾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

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邈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甍椽釘於匠興功於已已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漁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

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
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焯曰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大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室
得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學隱然以
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
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士也



71023561

